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言行龜鑒 第二卷 德行門

曹武惠王彬為世宗親吏，掌茶酒，太祖嘗從求酒，彬曰：「此官酒，不敢相與。」自沽酒以飲太祖。及即位，語群臣曰：「世宗舊吏，不欺其主者，獨曹彬耳。」由是委以心腹。曹武惠王，國朝名將，勳業之盛，無與為比。嘗曰：「吾為將，殺人多矣，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。」其所居堂屋蔽，子弟請加修葺，公曰：「時方大冬，牆壁瓦石之間，百蟲所蟄，不可傷其生。」其仁心愛物蓋如此。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，其語雖簡，而能以理屈人。默然終日，莫能窺其際。及奏事上前，群臣異同，公徐一言以定。王文正公平生薦引，人未嘗知。寇準嘗使人私求作使相，公大驚曰：「將相之任，豈可求耶！且吾不受私。」準深恨之。已而制出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準入見，泣涕曰：「非陛下知，臣何以至此！」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，準始愧歎，以為不可及。王文正公，忽有貨玉帶者，因弟以呈，文正曰：「如何？」弟曰：「甚佳。」公命繫之，曰：「還見否？」曰：「繫之安得自見？」文正曰：「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，無乃勞乎？我腰間不稱此物。」亟還之。公平生所服，止於賜帶。王文正公沖澹寡慾，奉身儉約，每見家人服飾似過，即瞑目曰：「吾門素風，一至於此！」亟令減損。故家人有一衣稍華，必於閨中易之，不敢令公見。

寇萊公準年十九，舉進士。時太宗取人，多問其年，年少者往往罷遣。或教公增年，公曰：「吾初進取，可欺君耶？」

寇萊公寢處，一青幃，二十餘年，時有破壞，輒命補葺。或以公孫布被譏之，則笑曰：「彼詐我誠，雖敝何憂？」

王沂公曾狀元及第，還青州故郡。府帥聞其歸，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，公乃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，遽謁守。守驚曰：「聞君來，已遣人奉迎，門司未報，君至何為抵此？」公曰：「不才幸忝科第，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，是重其過也。」守嘉歎，以遠大期之。

魯肅簡公宗道，為人忠實。仁宗在東宮，宗道為諭德。其居側有酒肆，公微行飲其中。一日，真宗急召，使者及門，而公不在。移時飲歸，中使與公約曰：「上若怪公來遲，當托何事以對？」公曰：「但以實告。」中使曰：「然則當得罪。」公曰：「飲酒，人之常情；欺君，臣子之大罪也。」中使嗟歎而去。真宗果問，中使具如公對。真宗問公何故私人酒家，公謝曰：「臣家貧，無器皿，酒肆百物備具，賓至如歸。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，遂與之飲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無識臣者。」真宗自此奇公，以為可大用。魯肅簡公濼州團練副使，汀州安置。在汀二年，杜門不與人接，日閱書數卷而已。室僅容一榻，坐臥其中，欲將終身焉。人不堪其憂，而公處之裕如也。

章太傅夫人練氏，章郇公得象高祖太傅之妻也。太傅，建州人，仕王氏為刺史。練氏智識過人。太傅出兵，有二將後期，欲斬之，夫人置酒，飾美姬進之，太傅歡甚。迨夜飲醉，夫人密使二將亡去。二將奔南唐，後為唐將，攻建州，破之。時太傅已死，夫人居建州，二將遣使，厚以金帛遺夫人，且以一白旗授之，曰：「吾將屠此城，夫人植旗於門，且吾已戒士卒，勿犯也。」夫人反其金帛，並旗弗受，曰：「君幸思舊德，願全此城之人。必欲屠之，吾家與眾俱死耳，不願獨生。」二將感其言，遂止不屠。太傅十三子，其八子夫人所生也。後子孫及第至達宦者甚眾。章郇公得象在私第，子弟有夜扣門稟事者，公曰：「若是公事，明早來待漏院理會；若是私事，即於堂前夫人處稟覆。」在中書，一日坐處地陷，徐起，使人填之，不以為怪。家人聞之甚憂，及公還家，亦不言。至晚，公與弟虞部對飲，虞部問公：「今日聞中書地陷，是否？」曰：「中書地陷，何干汝事？」竟不言。前輩大抵有此氣象，卒作搖撼不動。

向文簡公敏中除右僕射，麻下日，李昌武為翰林學士，當對，真宗曰：「朕自即位以來，未嘗除僕射，今日以命敏中，此殊命也，敏中應甚喜。」對曰：「臣不知。」上曰：「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，卿往觀之。」昌武往見，丞相方謝客，悄無一人。昌武遲入見之，徐賀曰：「今日聞降麻，士大夫莫不歡慰。」公但唯唯。又曰：「自上即位，未嘗除端揆，此非常之命。自非助德隆重，眷倚殊越，何以至此？」公復唯唯，終不測其意。又歷陳前世為僕射，助勞德業之盛，禮命之重；公亦唯唯，卒無一言。既退，復使人至庖廚中，問今日有無親戚飲食者，亦寂無一人。明日對，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，乃具以所見對。上曰：「向敏中大耐官職！」

王公德用，狀貌魁偉，面色正黑，雖匹夫下卒，閭巷小兒，外至四夷君長，皆知其名，識與不識，稱之曰「黑王相公」。契丹常呼其名以驚小兒，其為敵人畏服如此。

陳文惠公堯佐見動物，必戒左右勿殺。器服壞，隨輒補之，曰：「無使不全以見棄也。」

方公謹言為侍御史時，丁謂遭貶，謹言籍其家，得士大夫書，多乾請關通者，悉焚之，不以聞。世稱其長者。

蔡文忠公齊在大位，臨事不回，無所牽畏，而恭敬謙退，未嘗自伐，天下推之為正人。

杜正獻公衍歷知州、提轉、安撫，未嘗壞一個官員。其間不職者，即委以事，使之不暇；惰不謹者，諭以禍福，俾之自新，從而遷善者甚眾，不必繩以法也。杜正獻公食於家，惟一麵一飯而已。或美其儉，公曰：「衍本一措大爾，名位爵祿，冠冕服用，皆國家者。俸之餘，以給親族之貧者，常恐浮食，焉敢以自奉也。一旦名位爵祿，國家奪之，卻為一措大，又將何以自奉養耶？」杜正獻公一日憂見於色，門生曰：「公今日何以不悅？」公曰：「適睹朝報，行某事，行某事非便，所以憂耳。」又一日，喜見於色。門生未及問，公曰：「今日朝報，某人進用。某人進用，社稷之福也。」杜正獻推獎後進名士，多出其門。居家見賓客，必問時事，聞有善，喜，若己出；至有所不可，憂見於色，或夜不能寐，如任其責者。

范文正公少有大節，其於富貴貧賤，毀譽歡戚，不一動其心，而慨然有志於天下。常自誦曰：「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也。」其事上遇人，一以自信，不擇利害為趨舍。其有所為，必盡其力，曰：「為之自我者當如是。其成與否，有不在我者，雖聖賢不能，必吾豈苟哉！」范文正公曰：「吾遇夜就寢，即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，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，則鼾鼻熟寐；或不然，則終夕不能安眠，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。」范文正公為鄧州守，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，歸，內翰謝公曰：「某晚進，偶得科第，願受教。」公曰：「君不憂不顯，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。」內翰拜其言不忘，每語人曰：「吾得於范文正者，平生用之不盡也。」

韓魏公監左藏庫，時方貴高科，多逕去為顯職，公獨滯於管庫。眾以為非宜，公處之自若，不以為卑冗，職事亦未嘗苟且。韓魏公曰：「琦平生仗孤忠以進，每遇大事，即以死自處。幸而不死，事皆偶成，實天扶持，非琦所能及也。」韓魏公領四路招討，駐延安縣。元昊寇邊，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，遽褰帷帳。公起坐，問誰何。曰：「某來殺諫議。」又問曰：「誰遣汝來？」曰：「張相公遣某來。」蓋是時張元，夏國正用事也。公復就枕曰：「汝攜吾首去。」其人曰：「某不忍，願得諫議金帶足矣。」遂取帶而出。韓魏公所歷諸大鎮，皆有遺愛，人人畫像事之。韓魏公雖在外，然其心常在社稷，老而益篤，雖病不忘國家。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，壞朝廷一紀綱，則泣涕終日不食。韓魏公語錄曰：「欲成大節，不免小忍。」韓魏公帥定州，時夜作書，令一侍兵持燭於旁。侍兵他顧，燭燃公鬚，公遽以袖麾之，而作書如故。少頃回視，則已易其人矣。公恐主吏鞭之，亟呼視之，曰：「勿易渠，今已解持燭矣。」軍中感服。韓魏公為相，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，即手自封之，未嘗使人見。韓魏公在相府時，家有女樂二十餘輩，及崔夫人亡，一日盡厚遣之。同列多勸且留，以為暮年歡。公曰：「所樂能幾何，而常令人心勞，孰若吾簡靜之樂也。」識者以為過人遠矣。

仁宗既告大廷相富弼，士大夫皆舉笏相賀。或密以聞，帝益喜曰：「吾之舉賢，於夢卜矣。」富韓公弼少時有詬者，如不聞，或問之，曰：「恐罵他人。」曰：「斥公名雲富。」公曰：「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！」

歐陽文忠公在蔡，屢乞致仕。門人因問言曰：「公德望為朝廷倚重，且未及引年，豈容遽去？」公答曰：「修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，惟有早退，以全晚節，豈可更俟驅逐乎？」初，公在亳，已六請致仕，比至蔡逾年，復請。四年，以觀文殿學士、太子少師致仕。舊守穎上，樂其風土，因卜居焉。

唐質肅公介，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，為關吏取搜，太守而下，輕其估，悉自售焉。公時以言事謫潭，分珠獄發，奏方入，仁宗謂近臣曰：「唐介必不肯買。」案具奏覆，覽之果然。

蘇丞相頌字子容，在穎州日，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，所至輒與守競。公待之以禮，具盡誠意。他日至忠泣曰：「至忠北人也，然見義則服。平生誠服者，唯今韓魏公與公耳！」蘇丞相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，及為相，所得俸賜，隨即散用。其自奉養薄，每食不過一肉。始薨之日，弔哭者造其寢堂，見其居處服用，無不歎愕咨嗟，以為素不若也。蘇丞相之孫曰舒，信道，元豐中為御史中丞，銳於進取，言事多涉刻薄，為王和甫所繩，除名。紹聖復通直郎，知無為州。或言其得罪深重，不當復敘，改監中嶽廟祖。父聞之，曰：「士大夫立朝當路，一涉非義，失人心，則終身遂廢。如王君貺未三十為御史丞，緣進奏院事，終身擲軻，不復大用，陷於刻薄，可不謹哉！」

趙清獻公，日所為事，夜必衣冠，露香拜手，以告於天，不可告者，則不為也。趙清獻公寬厚長者，與物無忤。家於三衢，所居甚隘。弟姪有欲悅公意者，厚以直易鄰翁之居，以廣公第。公聞不樂，曰：「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，忍棄之乎？」命亟還翁，而不迫其直。趙清獻公通判泗州，泗守昏不事事，監司欲罷遣之，公獨左右其政，而諱其所以然，使若權不已出者，守得以善罷。趙清獻公初任成都，攜一龜一鶴以行。其再任也，屏去龜、鶴，止一蒼頭。張公裕送以詩云：「馬踏舊路行來滑，龜放長河不再來。」

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公，其知陳州時，公自穎移南京，過陳，拒而不見。後公還朝作學士，陳為首相，公遂不造其門。已而陳出知亳州，罷使相，公當草制，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，至云：「杜門卻掃，善避權勢以遠嫌；處事執心，不為毀譽而更變。」陳大驚喜，曰：「使與我相知深者，不能道此，此得我之實也。」錄寄其客李師中曰：「吾恨不早識此人。」

司馬溫公童稚時，與群兒戲於庭。庭有大甕，一兒偶墮甕水中，群兒嘩然棄去，公即以石擊甕，水因穴而進出，兒得不死。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齟齬中，至今京、洛間多為《小兒擊甕圖》。司馬溫公曰：「世之人，不以耳視而日食者鮮矣。」聞者駭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溫公曰：「衣冠所以為容觀也，稱體斯美矣，世人舍其所稱，聞人所尚而慕之，豈非以耳視者乎？飲食之物，所以為味也，適口斯美矣，世人取果餌而刻鏤朱綠之，以為按之玩，豈非以目食者乎？」司馬溫公作《迂書》，或問何謂「回心」，曰：「去惡而從善，舍非而從是，人或知之而不能徙，以為如制悍馬，如斡石之難也。靜而思之，在我而已，如轉戶樞，何難之有？」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，尚未有子。夫人為買一妾，公殊不顧。夫人疑有所忌也，一日教其妾，曰：「俟我出，汝自飾至書院中，冀公一顧也。」妾如其言，公訝曰：「夫人出，汝安得至此？」亟遣之。溫公赴闕庭，民遮道曰：「公無歸洛，留相天子，全活百姓。」司馬溫公以高才全德，大得中外之望，士大夫識與不識，稱之曰「君實」。下至閭閻吠畝，匹夫匹婦，莫不能道司馬公之名。退十有餘年，而天下之人冀其復用於朝。故蘇子瞻為公獨樂園詩曰：「先生獨何事，四海望陶冶。兒童誦君實，走卒知司馬。」蓋紀實也。司馬溫公病，與呂公著曰：「晦叔自結髮志學，仕而行之，端方忠厚，天下仰服。垂老乃得秉國政，平生所蘊，不施於今日，將何俟乎？比物論頗譏晦叔慎嘿太過。光自病以來，悉以身付醫，家事付康，惟國事未有所付，今日囑於晦叔。」又曰：「介甫文章節義，過人處甚多，但性不曉事而遂非，致忠直疏遠，讒佞輻輳，敗壞百度，以至於此。今方矯革其弊，不幸介甫謝世，反覆之徒，必詆毀百端。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，以振起浮薄之風，不識晦叔以為如何？」司馬溫公曰：「受人恩而不忍負者，其為子必孝，為臣必忠。」司馬溫公居處有法，動作有禮，其被服如陋巷之士，一室蕭然，圖書盈几，終日靜坐，泊如也。其所服之布衾，乃范蜀公自許訪公時所贈也。後寢疾，東府治命殮以深衣，而覆以是衾，常作布衾銘曰：「藜藿之甘，緋布之溫；名教之樂，德義之尊。求之孔易，享之嘗安。綺繡之奢，膏粱之珍；權寵之盛，利欲之繁。苦難其得，禍辱旋臻。取易舍難，去危就安。至愚且知，士寧不然。顏樂簞食，萬世師模。紂居瓊台，死為獨夫。君子以儉為德，小人以奢喪軀。然則斯衾之陋，其可忽諸！」

呂正獻公燕居，凝塵滿案，澹然弗顧。嘗言：「自見吾友王深父，而道德性命之學日加益。公天性清儉，然居處飲食衣服，不過為敝陋，從容有常度。」李公擇治平中數為朋友言，呂正獻未嘗聞其疾聲，見其遽色，亦未嘗草書，學者當師慕之。

王荊公知制誥，夫人為買一妾，荊公見之，曰：「何物女子？」曰：「夫人令執事左右。」曰：「汝誰氏？」曰：「妾之夫為軍大將，部米運舟失水，家貲盡沒，猶不足，又賣妾以償。」公愀然曰：「夫人用錢幾何得汝？」曰：「九十萬。」公呼其夫，令為夫婦如初，盡以錢賜之。

范忠宣公曰：「今人好名，乃勇於為善。」范忠宣公平生自奉無重肉。又雜誌云：古人自奉簡約，類非後人所能。乃飲食高下，各有制度，諸侯無故不殺牛，大夫無故不殺羊，士無故不殺犬豕，大抵古人得肉食者至少，所謂肉食者謀之，此言貴者方得食也。又曰：「虎頭燕頤，食肉相也。此古以食肉為難得，比之後人，簡約甚矣。」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，公曰：「唯儉可以助廉，惟恕可以成德。」其人書於坐隅，終身佩服。公平生自奉無重肉，不擇滋味，所食粗糲而已。每退自公，易衣短褐，率以為常。公罷相尹洛，三子皆衣布褲。尹和靖因揖，上馬見之。伊川論國朝名相，必曰「李文靖、范忠宣」。

呂榮陽公更歷中外，凡典五州。晚居宿州、真、揚間，十餘年，衣食不給，有至絕糧數日者。其在和州，嘗作詩云：「除卻借書沽酒外，更無一事擾公私。」古人清白如此。呂榮陽公曰：「養心莫善於寡慾。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，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。善養心者，正其思而已矣。日欲紛麗之色，視思明，則色慾寡矣。耳欲鄭衛之聲，聽思聰，則聲慾寡矣。口欲天下之美味，思夏禹之菲飲食，則口欲寡矣。身欲天下之文繡，思文王之卑服，則身欲寡矣。寡慾如此，而心不治，未之有也。」

鍾離權曰：「吾買婢，得前令之女，吾特憐而悲之，義不可久辱。」

趙康靖公概，厚德長者，口未嘗言人短。中歲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，自旦數之，每興一善念，則投一黃豆，興一惡念，則投一黑豆。暮發視之，初黑豆多於黃豆，漸久反之。既謝事歸南京，遂徹豆無可數。

石徂徠介，字守道，為舉子時，寓學於南郡，其固窮苦學，世無比者。王侍郎瀆聞其窮約，因宴客，以盤餐遺之。石謝曰：「甘脆亦介之願，但日饗之則可，若止得一饗，則明日何以繼乎？朝饗膏粱，暮厭粗糲，人之常情也。介所以不敢當賜。」王咨重之。

陳無己與趙挺之、邢和叔皆郭大夫婿。陳在館職，當侍郊丘，非重裘不能禦寒氣。無己止有其一，其內子為於挺之家，假以衣之。無己詰所從來，內以實告。無己曰：「汝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！」卻之。既而遂以凍病而死。

劉元城在宋，杜門屏跡，不妄交遊，人罕見其面。田夫野老，市井細民，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，如過泗州不見大聖。劉元城見賓客，談論逾時，體無欹側，肩背竦直，身不妄動。劉元城曰：「唯絕嗜慾，可以不死。」

陳古靈襄與鄉士陳烈、周希孟、鄭穆名「四友」。公與三人者，獨以斯道鳴於海隅，躬行持守益堅。自家而達於州閭，邦人化之，謂之四先生。雖有誕突恣傲不可率者，不敢失禮於其門。

曾公鞏字子固，在官有所市易，取買必以薄，予買必以厚；於門生故吏，以幣交者，一無所受。福州無職田，歲鬻園蔬，收其直自入，常三四十萬。公曰：「太守與民爭利，可乎？」罷之。後至者亦不復取也。

蔡文忠公通判濟州，日飲醇酎，往往至醉。是時太夫人年已高，頗憂之。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，文忠館之。先生慮其以酒廢學、生疾，乃為詩示文忠曰：「聖君恩寵龍頭選，慈母年高鶴髮垂。君寵母恩俱未報，酒如成病悔何追。」文忠覺然起謝之，自是非請客不對酒，終自未嘗至醉。

陳忠肅公綬，性清謹，言動有常。平生手不執錢，貨殖之事未嘗講論，惟於農田不廢詢訪。嘗語人曰：「有國有家，豈能忘利？或孳孳而營之，或臨事必以為言，則可戒也。」陳忠肅公嘗語人：「蔡京他日必大用，但此人得志，必擅私逞慾，無君自肆矣。」尋居諫省，遂攻其惡。京致情，懇以甘言啖公。公曰：「射人先射馬，擒賊須擒王。不得自己也。」攻之愈力。初，京為翰林學士承旨，以辭命為職，世未知其非也。公力言京不可用，用之必為腹心患，宗社安危未可知，聞者往往甚其言，以為京之惡不至是。已而結嬖幸，竅國柄，矯誣先烈，怙寵妄作，為宗社禍，悉如公言，於是人服公如著龜云。陳忠肅公有斗餘酒量，每飲不過五爵。每會親戚，間有歡適，不過大白滿引，恐以長飲廢事。每日有定課，自雞鳴而起，終日寫閱，不離小齋。倦即就枕，既寤即興，不肯偃仰枕上。每夜必置行燈於牀側，自提就案。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，公曰：「起止不常，若涉寒暑，則必動其念，此非可常之道。偶吾性安之，故不欲勞人也。」

陳忠肅公為越州僉判，蔡卞為帥，待公甚厚，而公已得其心術，常欲疏遠之，屢引疾尋醫，章不得上。會明闕，蔡俾公權攝，以時當得職田，意公方貧，必喜於少紓。公到明，遂伸尋醫之請，將所得圭租遜前官，明州以法當公得，公以義不當受，卒不取而歸之官廩。陳忠肅謫台州，所過州郡，皆令甲兵防送，不得稽留。至台久之，人莫敢以居室借賃者，暫館僧舍，十日必遷一寺，公處之澹然。至台數月，朝廷起遷人，石檜知州事，且令赴闕之官，士論以為將有處分於公也。檜至，揚言怖公，視事之次日，即遣兵官突來約束，不得令出入，又置邏卒數處，雖親戚家書，殆至隔絕。未幾，復令兵官搜檢行李，攝公至郡。郡庭垂簾如制獄，大陳獄具。公知其意，遂發問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豈被旨耶？」檜示公札子，蓋取《尊堯集》副本，以為係誣誣之書，合繳出毀棄。公曰：「然則朝廷指揮取《尊堯集》耳。追檜至此，復欲何為？」因問曰：「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？蓋以神考為堯，而以主上為舜也。助舜尊堯，何為誣誣？檜將顯就誅戮，不必以刑獄相恐！」檜不待公言畢，屢揖公退，繼又幽公僧舍，使小吏監守，對榻坐臥，窘辱百端。人情憂怖，慮有不測，公安之，不以為撓。檜亦終不能為害。

馬永卿言：匡衡疏有曰：「治性之道，必審己之所有餘，而強其所不足。」蓋聰明疏通者，戒於太察；寡聞少見者，戒於壅蔽；勇猛剛強者，戒於太暴；仁慈溫良者，戒於無斷；沉靜安舒者，戒於後時；廣心浩大者，戒於遺忘。此語可為座右銘。

王文公洙始舉進士，與郭稹同保。有告稹冒祖母禫者，法當連坐。主司召問：「果保稹否？」公曰：「保之不可易也。」於是與稹俱罷。

唐允之每稱：前輩說後生，不能忍話，不足為人；聞人密論，不能容受，而輕泄之者，不足為人。

劉高尚先生臯云：毋以嗜慾殺身，毋以政事殺人，毋以貨財殺子孫，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。

明道先生曰：「世傳神仙白日飛升之類則無，若閑居山林，保形煉氣，以延年益壽，則有之。譬如一爐火，置之風中，則易過，置之密室，則難過。有此理也。」或問：「揚子言聖人不師仙，聖人能為此等事否？」曰：「此是天地之間一賊，若非竊造化之機，安能延年，使聖人肯為，周公為之矣。」明道先生曰：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赤子之心，良心也。天之所以降衷，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，寂然不動，虛明純一，與天地相似，與神明為一。傳曰，喜怒哀樂，未發謂之中。其謂此歟？如衡之平，不加以物，如鑒之明，不蔽以垢，乃所謂正也。惟先立其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。如使忿懼，好樂憂患，一奪其良心，則視聽食息，從而失守，欲區區修身以正其外，難矣。」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時，好田獵，後自謂今無此好。周茂叔曰：「何言之易也。但此心潛隱未發，一日萌動，復如前矣。」後十二年，暮歸，在田野間見田獵者，不覺有喜心，乃知果未無也。明道先生曰：「有人胸中常若有人焉，欲為善，如有惡以為之問；欲為不善，又若有羞惡之心者。本無二人，此正交戰之驗也。持其志，使氣不能亂，此最可驗。」

伊川先生或問：「家貧親老，應舉求仕，不免有得失之累，何修可以免此？」先生曰：「此只是志不勝氣。若志勝，自無此累。家貧親老，須用祿仕，然得之不得為有命。」曰：「在己固可，為親奈何？」曰：「為己為親也，只是一事。若不得，其如命何？苟不知命，見患難必避，遇得必動，見利必趨，其何以為君子？然聖人言命，非為中人以上者設；中人以下，於得喪之際，不能不惑，故有命之說。若上智之人，更不言命。」伊川先生曰：「主一之謂敬，無適之謂一，不一則二三矣。至於不敢欺，不敢慢，尚不愧於屋漏，皆是敬之事也。」又曰：「整齊敬肅，則心便一，一則自無非僻之乾。此意但涵養久之，則天理自明。」伊川先生曰：「利不獨財利之機，凡有利心，便不可才作一事，須尋自家隱便處，皆利心也。」

張思叔詈置僕夫，伊川曰：「何不動心忍性。」思叔慚謝。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，往見之。伊川曰：「相別一年，做得甚工夫？」謝曰：「也只去個矜字。」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仔細點檢來病，痛盡在這裡。若按伏得這個，罪過方有向進處。」伊川點頭，因語在坐同志者曰：「此人為學，切問近思者也。」胡文定公問顯道：「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？」謝曰：「今人做事，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，渾不關自家受用。事有底人食前方丈，便向人前吃，只蔬食菜羹，卻去房裡吃，為甚恁的？」又曰：「舊多恐懼，不好打疊了此心。」又曰：「人有己便有，誇心立己，與物幾時到，得與天為一處，須是克己才覺時，便克將去。」又曰：「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。」謝顯道從學於明道，明道嘗稱之曰：「謝子雖稍近魯直，是誠篤理會，事有不透，其穎有，憤排如此。」

朱光庭公見明道於汝，歸，謂人曰：「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。」

尹彥明享年二十，師事伊川，應進士舉，策問元黨人。彥明曰：「此尚可以干祿邪？」不對，逕出。

劉質夫約自髻鬢即事明道先生，天性孝悌，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，氣和而體莊，持論不苟合，跬步不離學。每督悶時，正坐端襟，意氣即下。既卒，明道以文哭之曰：「游吾門者眾矣，而信之篤，得之多，行之果，守之固，若子者幾希。」侯師聖稱之曰：「明道平和簡易，惟劉絢近之。」

王宣徽之子正甫，一日約康節同吳處厚、王平甫會飯，康節辭以疾。明日，正甫來，康節謂曰：「某之辭會有以，姑聽之。吳處厚者，好議論，王平甫乃介甫之弟，介甫方執政行新法，處厚厚譏刺之，平甫雖不甚主其兄，若人面罵之，則亦不堪矣，此某所以辭會也。」正甫笑曰：「先生料事之審如此。昨處厚席間毀介甫，平甫作色，欲列其事於府，某解之甚苦，乃已。」嗚呼！康節以道德尊一代，平居出處，一飯之間，其謹如此，為子孫者當念之。

范侍講，元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，時范公為著作佐郎、實錄院檢討，伊川謂溫公曰：「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尤好，但經筵須要他。」溫公曰：「何故？」伊川曰：「頤自度乏溫潤之氣，淳夫色溫而氣和，尤可以開陳是非，導入主之意。」其後除侍講。

劉道原怨，家貧不能自給，一毫不妄取於人。其自洛陽南歸也，時已十月，無寒具，司馬溫公以衣襪二事及舊貂褥贈之，固辭，強與之。行及潁州，悉封而還之。司馬溫公曰：「於光不受，他人可知。」劉道原為人剛毅，時王介甫權震天下，人不敢忤，憤憤不少屈。

鄒侍郎浩曰：「聖人之道，備於六經。千門萬戶，何從而入，大要在謹獨而已。但於十二時中，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，即點檢不放過，便見工力。」

徐節孝事母謹嚴，非有大故，未嘗去其側。日具太夫人所嗜，或不獲，即奔走市，若有所亡。人或慕其純孝，損直以售之。親戚故人，或致甘蠶，誠不至，禮不恭，弗受也。所奉饌，皆自調味。太夫人飲食時，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，或謳歌以說之，故太夫人雖在窮巷，而奉養與富貴家等，無須與不快。太夫人以疾終，先生號慟嘔血，絕而復甦，哭不輟聲。呂溱造廬下，聞其號哭，曰：「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，亦須為公泣也。」先生少時為母置膳，先過一賣肉家，中心欲買其肉，遂先於市中買他物，而別路於歸途為順，且亦有賣肉者，因自念中心已許買他家肉，若舍而之他，能不欺心乎？遂迂道買肉而歸，且云己之行信，自此始也。又云，少時逐日以衫帽揖母，一日見貴官，乃用襪，因自念天下之尊，莫逾父母，今反不若見貴官，明日以襪揖母，家人見之，無不笑，既久，亦不笑也。且云，己之行敬，自此始也。

晏公敦復平居靜默，似不能言者，立朝論事，則明目張膽，不畏強禦。

張子韶論處己曰：「操守欲正，器局欲大，識見欲遠。三者有一，便可立身，兼之者極難。雖然，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。」或曰：「倉卒患難中，處事不亂，是其才耶，抑其識耶？」公曰：「未必才識了得，必其胸中器局不凡，素有定力。不然，恐胸中好亂，何以臨事？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，此也。」張子韶謫居南安，至則閉門謝客，以經史自娛，袍糲食，家人輩幾無以自存。親知聞之，爭饋遺以奉，公皆謝遣之。

南軒先生曰：「心在焉，則謂之敬。且如方對客談論，而他有所思，雖思之善，亦不敬。才有間斷，便是不敬。」南軒先生曰：「學莫先於義利之辨。而義也者，本心之所當為，而不能自己，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。一有所為，而後為之，則皆人欲之私，而非天理之所存矣。」

晦庵先生曰：「心者，萬事之原也。人之一心，得其正，則事事皆得其正。心或不正，則無一事得由於正。人有常言曰：心印若此印，刊刻得端正，看印在何處莫不端正；若刊刻得欹邪，看印在何處無不欹邪。故治心之學，不可不謹也。」晦庵先生曰：「凡徇人欲，自是危險。莊子所謂其熱集火，其寒凝冰，是也。」

汪信民常言：「人常咬得菜根，則百事可做。」胡康侯聞之，擊節歎賞。